

早市中的烟火

□王宏伟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生活札
记”。

潍坊晚报

2024年3月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石凤华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

踩软的心

□肖刚



“早市”这个名词我从小就经常听母亲说起，她总是说那里不仅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而且物美价廉，仿佛是隐藏在城市楼宇间的一处世外桃源，让幼小的我心中对它充满了无限遐想。

想去赶早市，必须得早起，小时候的我是个大懒虫，根本起不来，只能望洋兴叹。如今，早起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所以周末我起了一个大早，呼吸着初春清晨凉爽的空气，拉着小车就出了门。左拐右拐，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逛早市的人可真不少啊！不仅路边的店铺早早地开了门，路边还有些摆摊的商贩。站在街口，远处商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还有鸡鸭鹅的叫声，声声入耳，让原本宁静的清晨变得热闹起来，与前方拐角处的冷清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

我跟随着人流边走边看，看看这家摊位上的青菜，真新鲜，水嫩水嫩的，仿佛汁水马上就要渗出来了；另外一家干货店的商品都平铺在摊位上，有香菇、山药干、红薯干等，还有几种我都没见过；再走两步就来到了卖鸡、鸭、鹅的地方，现称现宰，很是新鲜。

路边摊位的生意红火，路边的门店也不甘示弱。熟食店里已经摆满了诱人的熟食，色泽明亮，引人注目；卖鱼的门前也排起了长队，我看到鱼店老板在抓鱼时一条鱼倔强地一跃而出，在地上挣扎，老板则赶紧上前将其制服，这个小小的意外惹得顾客们一片惊呼。市场里的百态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松弛，这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这才是最迷人的人间烟火。

最后，我的目光停在了豆腐店门口支起的那一口大锅上。据说这家豆腐店是老字号了，黑黝黝的大锅上满是岁月的痕迹，周围几位大爷大妈就像商量好了似地围了一个圈。我站在一旁，侧面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老板正在做豆花。此时，老板正在一大桶一大桶地把刚煮好的豆浆倒入锅中。那锅可真大，几桶倒下去，锅才半满。等到锅装满后，老板用一个长柄大勺在锅中搅拌，动作慢而有力，锅里随之翻滚的豆浆如脂如玉，

让人食欲骤增。撇去浮沫后，老板用大勺

小时候，父亲喜欢让我踩背，我若是不答应，父亲便会伸出粗糙的大手来挠我的脚心，直到我就范为止。其实，我很乐意父亲踩背，但我更喜欢看父亲笑，父亲挠我的脚心，我笑，父亲便跟着笑，母亲也笑，我便笑得更开心了。

那时，母亲常背地里叹气，念叨父亲辛苦，让我少惹父亲生气。母亲絮叨得多了，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棵芽，我就盼着父亲能笑。

父亲年轻时很强壮，背宽阔又挺拔，肌肉结实有弹性，我踩在父亲背上，像踏上铺满麦穗的麦场，滑不溜揪的，但很踏实。父亲那时在砖厂上班，管着出窑。出窑是一件很苦的营生，父亲上工的砖窑是环形窑，为了保证砖窑不停运转，砖块烧好必须迅速出窑，再装上生坯，所以砖块出窑时还未冷却，有的甚至冒着火星，很烫手。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找父亲，那时是夏天，远远地，窑坑里的灼热便一浪接一浪地扑了过来。到了跟前，看到父亲正站在窑坑底部，汗流浹背地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他的臂膀被晒得黑里透红，裹着一层汗，闪着光亮，在阳光下像铸铁的机械臂一般不停歇地将一摞摞砖块掷出窑坑。坑底距离地面有两米，父亲双手一夹，每次都是四块红砖，然后奋力掷出，被地面上的搭档稳稳接住，码成砖垛。他们扔砖和接砖的动作机械又僵硬，砖粉簌簌地逆风落在他们的身上和脸上，飘在头发上，挂到眉上，晶莹的汗水大滴大滴地滑落到地上。

每隔几天，母亲便会给父亲拔一次火罐。那时家里还没有真正的火罐，母亲用的是一只玻璃罐头瓶。母亲用碎布片蘸一点煤油，用火点燃，丢进罐头瓶里，然后快速把瓶子扣在父亲的脊背上，很快，一个紫色的大包便鼓胀在玻璃瓶里。“这是火毒！”母亲喃喃着，父亲吐着气，任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取下火罐，换过位置后再重新拔上，最后两排紫红色的大包馒头一般排列在父亲的脊背上。

多半时候，在给父亲踩背时，父亲的肌肤上都会印着拔了火罐后尚未褪去的紫色圆盘，那些圆盘颜色已经暗淡，像一些烤焦了的饼子，我的脚丫从一个圆盘踩上另一个圆盘，乐此不疲，父亲口中轻轻地发出舒服的呻吟。

一晃眼，我也做了父亲。

前几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单位组织全员扫雪，久不干活的我今天下来只觉得四肢酸痛，懒懒地躺在沙发上。见儿子在一旁正盯着屏幕看少儿节目，我忽然来了兴致，想让儿子帮我踩踩背。四岁的儿子还是第一次给我踩背，乍开始小脚丫踩得有些杂乱无章，慢慢地，我僵硬的身体居然也放松下来，

儿子的小脚丫在我的肌肉上柔软地挪动着、摩擦着。我忽然觉得被儿子踩软的不仅是我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的心。那一刹那，我莫名地想到了父亲，父亲那么喜欢我为他踩背，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或许，一颗被踩软的心才是一个男人在一个个辛苦忙碌的日子里奋斗的动力吧。

从一个小桶中舀了一勺白色液体，我猜可能是点豆腐的石膏。他一改刚才大力地搅动，开始温柔地用勺子背面在豆浆表面轻轻拨动。随后，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勺子所到之处，豆浆开始一点点地凝结，慢慢地开始沉淀，一层豆黄色的汤汁和乳白色的豆花分离开来。又过了一会儿，老板拿出一个竹箴，放在锅中轻轻地按压，原本松散的豆花被压紧，上面留下了竹箴的纹路。

当纹路一点点地压满了整锅豆花时，周围的大爷大妈们再也忍不住开始沸腾起来。大家一边夸赞这家的豆花是如何好吃，老板是如何如何实在，给的分量有多么多么足；一边慢慢收紧包围圈，都希望能买到第一份刚出锅的热豆花，那样子就像是一群等着幼儿园阿姨分发糖果的小朋友，可爱至极。

离开豆腐店时，我也收获了一份热豆花。我拉着已经装满的小车和满心的幸福感往家走，心里默念着豆花老板刚才教我的蘸料调制秘方，还回忆着一位大妈告诉我的加热豆花的要点，充实又满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一直思忖着，虽然早市的杂乱和井井有条的城市生活显得有些协调，但正是这种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早市，正是这种市井生活的嘈杂与热闹，才让我们原本平淡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烟火气息。我甚至期盼着下个周末的清晨早点到来，期待再次踏入这片城市里的隐秘之地，感受这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遭遇“断亲”

□文斗

正月十六，发小柳江带着媳妇王琳来我家串门。我和柳江从小一块长大，后又一块在县城买了房，这么多年像亲戚一样，过年过节都会互相走动。

看到柳江和王琳来，妻子忙着张罗饭菜，王琳也走进厨房帮忙。他们每次来我家都是这样，我和柳江在客厅喝茶，两个女人忙着做饭。不到中午，十个荤素搭配的菜便端上了桌。我拿出一瓶老汾酒，准备和柳江喝点。

两杯酒下肚，柳江的话明显多了。从孩子的工作、孩子的女朋友，到单位的、家里的烦心事一一往外倒。突然，他话锋一转，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哎，兄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被‘断亲’了！”

“断亲？”这可是个时髦词，今年春节后我才在网上看到，还专门搜了搜是什么意思，说的是现在一些年轻人过年不愿走亲戚，我不去你家，你也别来我家。但在我们这民风淳朴的四线小城，还不至于出现这种现象吧？看柳江脸上痛苦的表情，我问：“咋回事？”

“我二姐、三姐两年不跟我走动了，去年是因为疫情，但今年依然没上门。当然，我也没去两个姐姐家。”柳江唉声叹气。

“有啥矛盾吗？”我又问。

“也不算什么矛盾。去年她们说过年不走亲戚，但后来她们知道大姐家的两个外甥来我家了，就埋怨我不跟她们说。今年正月初三我去了大姐家，二姐、三姐知道后又抱怨我不约着她们一起，积怨进一步加深。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她们爱挑理，想想真憋屈！”柳江狠狠喝了一口酒。

王琳也是一脸气愤。

清官难断家务事。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抚他们。

但是，我知道前些年柳江还是一家国营单位中层干部时，也算有点能力，他两个姐姐为孩子上学、找工作等事可没少来找他，那时走动频繁、关系融洽。现在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呢？

有人说：“所有的人情关系都是由实力决定的。”难道血脉相连的亲姐弟也这么现实了吗？听柳江说，他两个姐姐家的孩子事业都干得不错。我不敢去想他们“断亲”的原因，希望我的兄弟姐妹之间永远不要出现这种情况。